

绿茶

与
红茶

□ 马朝虎



AI生成图

每天早上去办公室，或者晚上回到家里，如真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自己泡一杯茶，呆呆地看着一片片绿色的茶叶在水中舞蹈、舒展、沉静。

大伟喜欢喝茶，而且只爱喝绿茶，搞得如真也喜欢上了喝茶，而且只喝绿茶。

大伟比如真大两岁，两个人住在一个大杂院里。男孩们顽皮，女孩们斯文，两拨人井水不犯河水。小时候，如真和大伟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。如真高二那年，大伟考上了大学。寒假大伟回家，在大杂院的那棵石榴树下打拳，坐在窗口做作业的如真偷眼望去，第一次发现大伟是那么英气逼人。如真的心跳加速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如真进了一家大公司工作，这时大伟已经是本地晚报的知名摄影记者了。有一天，如真在门口碰到大伟，说：“大记者，给我拍一张照片怎样？”大伟一笑，说：“一张怎么够，你这么漂亮，我一辈子也拍不够。”于是，他们恋爱了。

大伟对绿茶情有独钟，爱屋及乌，曾经不喝茶的如真，就这么慢慢地也喜欢上了喝绿茶。

想不到，曾经说过爱她一辈子的男人，在他们准备结婚的前两个月，突然扔下如真跟着另外一个人去了另外一个城市。

如真仍然每天喝绿茶，养成的习惯，并不能像消逝的感情一样随风而去。

小宋是如真公司里的同事，后来调到了如真所在的部门工作。不久，如真生日到了，同事们纷纷祝贺，送上一些小礼物，有蛋糕，有巧克力，有丝巾，小宋送的是一包红茶：“如真，这包红茶，够你喝一个月，喝完了我再给你捎一包。”如真愣了一下，礼貌地对他表示感谢后收下了。

这以后，每过一个月，非常准时地，小宋会给如真送上一包红茶。小宋是安徽黄山人，在宁波上大学，毕业后留在宁波工作。

等两人渐渐熟悉后，如真叫小宋不要再送她红茶了：“小宋，谢谢你每月都送茶叶给我。可是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别的茶我都不碰，只喝绿茶的。”小宋听后只是笑笑，仍然一如既往地送她红茶。

小宋与如真同龄，那年都28岁了。小宋长得高大英俊，性格又好，业务能力也相当出色，是女孩子喜欢的那种男人。如真

是知道小宋心思的，同事也都看出来了，劝她：“如真，小宋挺不错的，考虑考虑吧。你应该从过去走出来了。”如真未置可否地笑笑。

时间一天天地过去。在公司里，如真和小宋像所有男女同事一样，平平常常地处着，不过分亲热，也没太过生疏。同事们有时会去如真家里搞搞小聚会，毕竟如真还独自一人生活，比较方便。有一次，酒足饭饱后，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、喝茶。如真喝的还是绿茶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，而眼神散散乱乱的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小宋偷偷地看她一眼又看她一眼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公司要在另外一个城市拓展业务，指派业务精干的小宋去打前仗，时间是两个月。临行前，同事们专门订了一桌酒席为小宋送行，如真也去了。结束了从酒店出来，是如真和小宋两个人。在等出租车时，小宋拿出两包东西递到如真手中：“这是两包祁门红茶，够喝两个月。在这两个月里，如果你喜欢上了喝红茶，我今后还给你拿；如果还是不喜欢，今后我就不给你了。”说罢，小宋又递上了一封信，嘱咐如真回家后再拆开看。如真有点奇怪于小宋的话语，以及那晚不同以往的眼神。

回到家已经很晚，如真给自己泡上一杯绿茶，然后拆开小宋写的那封信——

“如真，你的胃不好，不应该喝绿茶的，一次次地想要提醒你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半年前，你的胃病又犯了，而你却用绿茶来送药，我看了非常担心。我希望你喝喝我老家的红茶，它香气馥郁，回味甘绵，又耐泡，对你身体是有好处的。”

红茶、红茶、红茶……如真嘴里念叨着这两个字，眼睛有点湿润，起身去找被她束之高阁的红茶，一数，竟然有24包。原来她与小宋已“交往”两年了。

这一瞬间，如真突然明白了，这些年来，她一直沉浸在对绿茶的痛苦回忆中不能自拔，却没有明白，绿茶一直在伤害着自己，让伤口得不到修复。

那天晚上，如真第一次给自己泡了一杯红茶，浅浅地喝了一口，一股有别于绿茶的香气，不仅温暖了她的胃，还有她的心。而桌上的那杯绿茶，已经凉了。

光明俱乐部

□ 赵淑萍



今天，是光明俱乐部第一次电影试播的日子。阳光像金粉一样泼洒在院子里，连风都带着暖意。

夏主任提前一个小时赶到演播厅。里面，工作人员正低声交流，反复调试着灯光与话筒；两位志愿者坐在角落，手里捧着写满字的解说稿，嘴唇轻轻翕动，像是在跟自己的呼吸较劲。

她们说着纯正的宁波话，口音硬朗，像河滩上的石头，却在讲到电影情节时，不自觉地柔下来，音调里带着微妙的温度。为了今天这场试讲，她们在灯下写了好几个版本的解说稿，还自己做了彩排，就为了一个“准确”与“生动”。

夏主任心里始终忐忑：他邀请了20位盲人朋友来“看”电影，可他们会来吗？只剩下20分钟了，夏主任开始忧虑起来。以前搞活动，大家早早的，有的提前一小时就到场了，喜洋洋的，脸上写满了期待。可是今天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座位依旧空着。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沉默了，连设备的嗡嗡声都显得格外响。

突然，门外传来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声音，像在敲一段节拍。夏主任抬头，是一根白色的盲杖，和拄着它的杨阿姨。

她没有往日的笑容，眉头紧蹙，像藏着一团化不开的冰。

时间到点了，夏主任仍抱一丝期望：“再等几分钟吧——”

杨阿姨却摆手：“别等了，我是代表。”

夏主任怔了怔，随即笑道：“好。哪怕今天只有您，我们也要试播，一定要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灯光渐暗，音乐响起。讲解员清晰的声音穿过空气——

“清末，朝廷腐败，连年战乱，民不聊生……”

《投名状》的画面，被一帧帧拆成细腻的语言转述。夏主任静静坐在杨阿姨旁边。刚开始，杨阿姨表

情紧绷，可渐渐地，眉间的褶子松了开来，嘴角微微颤动。她侧过头小声说：“说的是长毛造反的时候。李连杰演的，他年轻时演过《少林寺》那个小和尚。”她紧盯着屏幕，又竖起耳朵，在脑海中重新拼合那些画面。

夏主任这才放下心——原来，盲人真的能“看”电影。

他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春天，志愿者带盲人朋友去踏青。那天，杨阿姨也在。她是后天失明，偶尔能感到光影的明暗，不肯让人扶，只愿志愿者陪在旁边。一路上，柳条垂下来，碧玉似的嫩叶在风里招展。夏主任摘下一片柳叶递给她，她低下头，贪婪地嗅着，那一刻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像为她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。自那以后，她成了百灵志愿服务中心的常客。

电影结束，杨阿姨紧紧握住夏主任的手，泪水从眼角滑到下颌：“我瞎了10年了。那年看电视，把小狗认成小毛驴，被孙女笑话，从此就再不看了。谢谢你们，让我又看上了电影。”

她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：“我跟你说实话，这次来之前，几个盲人朋友开了个‘小会’，大家气得不轻。说你们是侮辱我们。但我想，百灵志愿服务中心一直带我们去踏青、去触摸春天、去听戏，还是得来看看。”

志愿者走过来问：“大妈，有什么要改进的尽管说。”

杨阿姨笑了，脸上还有泪光：“闺女，你讲得真好，就是语速再慢点。我们后天失明的还能想象颜色，可先天失明的就难。你们说红色时，就说‘热’，白色时就说‘冷’，他们就会更容易感受到。下次，我一定带他们来看电影。”

临别时，夕阳正沉落，透过玻璃的光落在地板上，像一条推开的门缝。那一缕光不大，却足以照亮黑暗里向前的路。



AI生成图